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運

朱子曰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

陳氏澔曰疑子游門人所記篇首大同小康說則非夫子之言

黄氏震曰篇首意匠微似老子然通篇混混為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論治謂聖人耐以天下為家中國為一人論人謂天地之心又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

之秀氣論禮謂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背千古名言

姚氏舜牧曰其大旨要在謹禮則能挽小康爲大同承天道以治人情乃君之大柄然治必有本故貴立身于無過之地其下教以守正教以作則教以修義之柄禮之序明于順乃能守危總責成君身見治人必先自慎也

黄氏乾行曰運謂氣運氣運在人則爲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爲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爲符應禮樂陰陽相爲表裏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

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
芮氏城曰以運會言則自唐虞而三代大同而小康
其衰也爲杞宋爲幽厲爲幽國疵國僭君脅君汙隆
升降皆時會爲之也以運行言則自分天地轉陰陽
變四時播五行垂而爲日星竅而爲山川明有制度
幽有鬼神變化流行皆大一爲之也一篇前後義兼
兩端
黄氏叔暘曰天人相爲符應先法陰陽而作禮樂終
以禮樂而贊陰陽按如此則運會不齊雖有不齊而
王者自能挽之矣

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禹湯文武周公之世爲小康者有老氏意而語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之語所謂孔子語記者之辭也

姚氏際恆曰此周秦間子書老莊之徒所撰禮運乃其書中之篇名也後儒寡識第以篇名言禮故採之後來二氏多竊其旨而號爲吾儒者亦與焉詳篇內誠恐惑世亂道之書也

陸氏奎勳曰舊謂子游之徒記錄孔子語余觀首章以五帝爲大同三王爲小康蓋緣漢初崇尚黃老故

戴氏撮五子之大旨而附會爲聖言不可信也夏時坤乾魯之郊禘非禮此二條出自孔子其餘醇駁互見若藏身之固家國天下之肥大一四靈之類非本戰國諸子卽用秦漢雜書研經者當別白觀之

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觀皆去聲下與如字喟去媿反

朱氏申曰言雖不及見帝王之盛而有志焉孔子有帝王之德而不得其位故但有志而已

黃氏乾行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雖聖人不能不與時推移若欲回情文兼備之風反大古無爲之治亦非人情但人亡政息故不能不惓惓于魯耳

徐氏師曾曰英謂三代賢臣

黃氏啟蒙曰魯也分注中嘆魯二句總是傷今思古之意大道句以君言三代句以臣言某未之逮兼上二句有志只指三代之英未逮有志謂氣化出于天不可強必人事出于人或可挽回也正是答所以嘆之之意此數句不可說在嘆魯之外

姚氏際恆曰一起便類南華家法　又曰鄭氏謂蜡

亦祭宗廟孔氏引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
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以証不知月令自雜秦
法若郊特牲八蜡則未嘗言祭宗廟也孔氏又曰祭
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鄭註郊特牲云息民與蜡
異今以下云出游于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定二
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按孔謂宗
廟在雉門外左者据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
宗廟也然則孔子焉知非出自公社耶何必以此牽
合而自違鄭注郊特牲之說哉

姜氏兆錫曰蜡禮詳見郊特牲篇觀象闕也門兩旁

縣國典于上以示人故謂之兩觀而子與魯蜡祭之賓故祭畢遊其上而感嘆也嘆魯見第四章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上三代之英謂三代之時方氏曰以其無名无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興代廢故以代稱之禮至三代其文極矣故以英言之行對隱而言英則對質而言也夫子言我今雖未及見此而有志于其所爲也此亦夢見周公之意故因問而發之

齊氏召南曰本蜡民也而謂之蜡息民之祭必在蜡之後故相連而蒙其稱也詩檜風疏云大蜡祭與息

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同月相次故連言之耳　又曰宋儒解志作立志之志孔子自言有志于行道文義似順鄭則以古記解志字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矜讀鰥分音問

朱氏申曰不獨親其親孝其親以及人之親也不獨子其子慈其子以及人之子也使老有所終以將化而欲善其終也壯有所用以方剛而欲致其用也幼有所長以向少而欲趨于長也天之窮民與廢民發政施仁宜有以養之謀閉而不興以力不必爲己而同乎無知盜竊亂賊而不作以貨不必藏于已而同于無欲也

黃氏啟蒙曰大道之行何人如在上之人不以天下私其子唯選賢能而與之則公而不私矣所講而敦行者誠信所修而結好者和睦則信而不僞和而不

爭矣由是天下之人亦無復私吝無復詐僞無復乖爭親吾親以及人之親而孝廣焉子吾子以及人之子而慈達焉使老有所終而生死無憾也壯有所用而才藝見庸也幼有所長而養育必至也至于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而不至于無告男則各有職分女則得歸其家貨惡其捐棄于地者貯財也然貯之正以資天下之用而不必私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者任勞也然勞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必專于爲己風俗之厚如此是故姦邪之謀閉塞不興竊盜亂賊之事絶滅不作莫夜無虞外戸可以不閉此之謂公

道大同之世也此吾之所以不能忘情也

姜氏兆錫曰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私其子孫如堯授舜舜授禹是也所選者賢所與者能德才備也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爲者和睦內外合也是以親其親以及人親子其子以及人子使老若壯若幼者矜寡孤獨廢疾者各得其所男則各修士農工商之職女則得歸良善之家貨惡其棄于地也然但得貯貨以資用足矣不必擅而藏於已也力惡其不出于身也然但得竭力以成事足矣不必專以營于己也夫如是故姦邪之謀閉塞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滅不起

而外戶可以不閉矣豈非大同之世乎一說外戶者
戶設于外而向於內也
李氏光坡曰勿論堯舜氣象三代視之有大同小康
之別即嘗身自驗所見故老遺俗渾樸摯心即有此
等大同意思以視後生流習便別且句句實理休養
漸摩可以馴致非荒忽不可幾者宋元儒隨聲爲老
氏意眞不解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
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
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

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知音智埶音世亦作勢去起呂反　案故謀用是作十字當在貨力爲己下大人世及上此錯簡耳

張子曰大道之行由禮義行者也禮義爲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規規然詳于小不見其大也若夫大道之行禮義沛然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陸氏佃曰與賢與子其義一也不足爲時之厚薄然後世一不與子則爭亂隨之是亦天也雖以爲時之

厚薄可也

黃氏啟蒙曰今大道既隱上下風俗已不如隆古矣使不有禮義以紀之何所維持以回古風故禮必有義也用禮以品節義以裁制以是爲紀使之有條而不亂焉以禮義紀人倫則以正君臣而仁忠以親父子而慈孝以睦兄弟而友恭以和夫婦而義聽以禮義紀政事則以設制度而立綱陳紀以立田里而體國經野以勇知爲賢以爲已爲功是禮義于彝倫何可一息無則知禮義之所關爲甚大也禮義以爲紀雖不能謀閉不興然而規爲制作俱關世教則謀因

禮義而作何可無謀大道爲隱旣不能盜竊亂賊不作則誅鋤懲艾之法自所必嚴兵由蕭禮義而起何可無兵然其任非可易勝也必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乃堪此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夫禮以爲治也謹之寔何如義爲人心之裁制謹禮以明其義則制度一定而義自昭忠信禮之質謹禮以考其信則禮文旣定而信自成過者人所不免謹禮以著其過則越禮犯分者無所容矣愛者仁之施謹禮以爲仁之法則而推恩有序矣讓者禮之實謹禮以講說乎讓使尊卑當可而不至踰節矣凡此五事皆所以示

民爲常法使民由于禮義之中服于仁讓之化而得以寡過於身也此六君子謹禮之意皆以禮義爲紀者蓋處小康之世而無不盡之人必當大道之隱而復冀大道之行夫子之有志者正欲如此彼謂道隱而後有禮禮設而後召亂幾何不爲漆園河上者藉口也

姚氏際恒曰以老莊解此文者鄭氏于兵由此起下曰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于是謂小康下曰大道之人以禮于忠信爲薄陳用之曰莊子述伯成子高對禹之辭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

子賞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大同小康之辨也觀鄭陳之解不煩更駁矣又莊子呼堯舜禹湯文武曰此六子者此文呼禹湯文武成周曰此六君子者筆法亦相類　又曰觀分別大同小康之旨全是以堯舜傳賢禹湯傳子爲分別戰國異端之徒本有至于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子之說孟子之門人述以爲問非孟子力闢之無以解當時之惑不意後人猶以此等文采入禮記豈目未睹孔孟之書者耶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吾儒之道也此文曰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是謂大同此墨子

之道也

朱氏軾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郅隆之治無過於此大同之說創自老莊漢儒掇入禮經惑矣

姜氏兆錫曰家語無禮義以爲紀至兵由此起十句今味文義禮義以爲紀以下七句當在謹于禮者也之下記者蓋緣上文以爲二字文勢相類而錯簡也此殆非小誤宜正之天下爲家言以天下爲私物而傳之子孫也大人統指王侯也父子相傳爲世兄弟相傳爲及以賢以功者以勇知爲賢而以爲己爲功也紀綱紀也著明考成也義質而禮行故曰以著信

先而禮後故曰以考刑猶法也講猶習也常謂常法指著義以下五事而言勢猶位也不由此五者則勢位且去而天下以爲殃民也小康謂不如大同之世家語亦無此句　陳氏曰此亦大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之意故言大道爲公之世不規規于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然其說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愚按篇首本有語病又緣禮義以爲紀七句上下錯簡末後增小康一句其病滋多宜王氏陳氏辨之嚴也學者以家語參定其文而愼論之可矣又按篇中數番問答其上下文脉雖相承而

意緒各出今畧依孔氏分爲段落此上三節爲第一段蓋首答子游之問以遡帝王之治而歸于禮也　李氏光坡曰至此爲一段言風俗之不古若也　又曰至此爲一段惟各親其親子其子故宜正之篤之睦之和之唯貨爲已故宜設其制度立其田里唯力爲已故宜賢其知勇功其爲已爲已能修其本分者故以爲功也跡云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爲此以下諸事之紀是也　又曰此承次段言禮義爲紀惟三王能盡其道也著明也考成也刑則也刑仁以仁爲則也五者之序畧如敬信節愛義近于敬信郎

信也著有過節也刑仁講讓愛也示民有常所謂如四時如金石者此三王之所以為三王也後世或名至實否不然或始勤而終怠化安能久道民安能成俗哉

方氏苞曰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謂有國有家者而不由禮必致傾覆也眾以為殃謂齊民而不由禮必致殃咎也舊說與上下辭意不相承接

任氏啓運曰按家語原文知記者刪改求高而得謬細推疏意又知本文有錯簡故正之至大同小康之說王石梁嘗為近于老莊但孔子謂韶盡善武未盡

善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聖人分上不同則治化亦異但總是天理上事與私心詐力迥殊後人非湯武者純度以後世私心護湯武者又不識聖人分上增級均之無當耳　又曰篇中言禮極其盛矣而要不外承天道以治人情之一言蓋在天爲天之道陰陽鬼神四時五行皆天道也其在于人則爲天命之性率其天命之性則性善而情亦善焉所謂發而中節原不遠于未發之中也然人氣質所賦鮮有不偏而物感之交遂附于情自以汨其性而天道之本然者失矣聖人本天道以治人之情非與情爲矯而

與情爲安情得而性自得矣此聖人修道之教所爲繼天而立極也極之大順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三代之英而大道之行矣通篇文勢前後呼吸是謂大順纔與是謂大同相應家語原文可據也記者不解忽竄入是謂小康一句致前後全不相應故愚謂刪此四字卽得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

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吳氏澄曰言制禮者必根本于天效放於地徧取法於一切鬼神而達爲人所通行之禮也

徐氏師曾曰天秩有禮禮以承之者禮之體人情易縱禮以治之者禮之用夫禮以下又詳言之禮無過不及之差是本天之節文有上下之等是效地之高卑有變通之妙是列鬼神之變化三者理也所謂承天之道也達于喪祭以篤父子達于射御以和長幼達于冠昏以明男女達于朝聘以正君臣八者事也所謂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二而一也

黃氏啟蒙曰本于天者天垂象聖人則天以立極五典五禮本于天秩天敘也殽于地者卑高陳而貴賤位也列于鬼神者因其屈伸往來之理而布列其報本反始之情也是天地鬼神皆自然之理而爲天道曰本曰殽曰列皆所以承天也至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人情之所不能免者禮則達于其中而有條不紊所以治人之情者此也故聖人以此禮爲教而示天下知所服行正所謂承天治人也天下國家可得而治而人情無不治矣

姚氏際恒曰前文輕禮則根柢下老莊此文重禮又

特稱似聖人言耳全不計其矛盾也此篇皆一人之作不知者見其有是有否以爲參襍誤矣後倣此

姜氏兆錫曰家語先王下有所字無故夫以下三十八字較得之殺效也列序也本于天者因天道之盈虛而爲之節殺于地者順地勢之高下而爲之等列于鬼神者參造化之屈伸而爲之用蓋祭以下八事析言禮制之目也此節爲第二段子游即禮發問而約言禮之始終本末以答之也

李氏光坡曰本于天三句註解至矣蓋殽于地下文曰列地利曰極百貨從無法下高下之意而列于鬼

神下文自天地之後次祖廟山川五祀不別言鬼神則三者卽是亦無取屈伸往來之叢雜而下屈伸之義亦未嘗不包含也

方氏苞曰故失之者死云云古人威儀言動毫不在於禮而觀者決其有死亡之釁後世人猖狂偷惰無毫末之在于禮而未見所爲禍變者以其身必原未嘗習於禮也然悖禮之甚亦未有不招殃致凶者列於鬼神卽下命降于社云云之義注甚確不可易也故聖人以禮示之而幽厲以後諸侯大夫僭逼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正矣然究其源則由天子壞法亂紀

而後諸侯僭于天子諸侯君臣爲謔而後大夫逼于諸侯其致亂之由因不能示之以禮則撥亂之道亦唯禮可以已之要絡前後乃一篇之樞紐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顧氏元常曰上文言三代謹禮故此從夏殷言之下言古今禮之大意至我觀周道以後乃歎魯之本旨也

黃氏啟蒙曰極言欲盡前代之禮而盡言之也夫子只舉夏商而言謂二代之禮且不能盡況其他乎某看得夫子隱然有從周之意見可盡言者唯當代之禮也得夏時坤乾處但言得其書耳不可覆出義等二字以是觀之是指書與易言觀觀其義與等也義與等即所謂禮也坤乾謂之義者健順之理奇偶之象寓焉夏時謂之等者歲月日時甲乙先後寓焉

姚氏際恆曰夏殷之禮孔子旣歎不足徵若又贅此二語于下則是足徵也文義且不通況其誣妄乎夏時取孔子行夏之時爲說坤乾取孔子乘殷之輅爲

說地地載物故以爲首悉荒謬不足辨後儒以大戴記之夏小正實夏時以周禮之歸藏實坤乾總同一無稽也

陸氏奎勳曰夏時非今所傳夏小正觀小正之命名必更有大者可知坤乾郎是歸藏盡取坤以藏之之意周禮三易掌于大卜秦人又不焚易卜之書而漢儒竟無宣通其義者吾故曰射御醫卜不與士齒是漢制之失也

姜氏兆錫曰自此至禮之大成也七節家語禮運篇並無而錯見于家語問禮篇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

證也夏時夏書名舊謂卽小正坤乾商書名舊謂卽歸藏也孔子言我欲觀殷夏之道故適二國而求之乃皆無可徵驗僅于杞得夏時于宋得坤乾吾以此觀其義理等列而已二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聞乎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義亦相倣蓋以示禮文散失之慨而下文僅舉其義以約之也　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恐漢儒依倣爲之如其說則小正坤乾何足証禮大槩此段倣魯論爲之近儒有反引以解魯論者謬甚中庸亦無是說也

李氏光坡曰注疏是矣蓋曰夏時者以夏祀時備載

一代損益盛衰如春秋然至秦漢時此書又失故注曰其存者有小正非卽以小正盡夏時也坤乾者以陰陽紀事如洪範然亦非盡于歸藏也然夫子旣見其一代損益盛衰之故而猶歎不足者亦足見今周禮雖存但冢宰之治邦國之六典治都鄙之八則先儒云當別有篇卷今僅有其目而無其書如此之類故曰不足耳非全無也

方氏苞曰孔子不言之意蓋謂夏殷禮旣無徵周禮雖存而諸侯放恣大夫僭橫亦不過如坤乾夏時僅留其書冊吾雖學周禮亦不過以觀二書者觀之而

已因推原上古中古皆本仁敬誠孝制喪祭之禮以正天下國家至周而大備聖人創制如此其艱難而今已掃地無遺是以不能不痛惜于幽厲之傷周道也

齊氏召南曰鄭解徵字誤朱儒以證字解之是　又曰按鄭注解甚活夏小正亦夏時之一種坤乾亦歸藏之屬也原未嘗指定又按周禮大卜注云歸藏者萬物莫不歸于其中又引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易歸藏黃帝易鄭不明云歸藏是殷易也賈疏引鄭志答趙商曰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鄭此註則斷

以爲殷易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捭音蘗汙音蛙抔音陪

彭氏廉夫曰蕢與蒯同桴鼓槌也以蒯杖爲槌而擊土鼓

徐氏師曾曰此下六節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而此以養生言之也聖人制作有鼎飪以爲食尊罍以爲飲聲樂以爲節其節如此然其始燔黍捭豚而已汙尊抔飲而已蕢桴土鼓而已簡陋如此而其眞實無僞可交于神明況于人乎後聖得其意而制禮

以餙之此禮之所以始於飲食也

黃氏啟蒙曰飲食人之大欲故制禮之初緣人情之大欲爲經世之大防而始于飲食焉何者上古鼎飪未具而燔捭以爲食壘爵未設汙尊以爲飲革木未備而蕢土以爲侑食如此其簡陋推其心之眞實無僞則一念之誠亦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幽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是上古無禮之文而有禮之意後聖得禮之意而餙之以文禮豈私意以爲强世之具耶

陸氏奎勳曰蕢桴謂束草爲鼓椎鄭註讀蕢爲由非也

姜氏兆錫曰燔燒也捭擘也釋黍米擘豚肉加燒石之上而燔之古未有釜甑故也汙尊掘地爲汙坎以盛水也抔飲以手掬而飲也蕢桴按字書以草秸爲鼓椎也土鼓以土爲鼓象也蓋上古世風樸素人心誠慤雖如此此亦可致敬鬼神而不爲簡也

李氏光坡曰疏解至矣此言禮之初至禮之成或原或委夫子非鑿空搆造必有所本而文承夏殷之後我觀周道之前非得二書而何夫子語取有徵如曾子問必稱聞諸老聃是也不然幾何不爲臆說而無明証乎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徐氏師曾曰飯含也腥生也生米未有腥氣苴包也孰熟肉此以送死言之見後世送死之禮非後聖以私意制之皆從古初人心自有之哀戚耳

朱氏軾曰體魄二句當在天望地藏句上此禮之初也後世死者北首從地藏之意生者南鄉從天望之義

姜氏兆錫曰及者以喪禮對祭禮而言也臯發語辭

聲某死者名也呼之者欲令體魄復合卽楚詞所謂招魂也如是不生乃行喪禮也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取生稻米爲含飯也苴孰者用中古火化之利裹熟肉爲遣奠也故始死望天而招之以知氣則升而上也旣則葬地而藏之以體魄則降而下也死則首北向向幽而歸根生則首南向向明而相見凡此皆從古初之遺制而非後世所能易也

方氏苞曰飯腥苴孰恐係上古之禮於周無考舊說以生米爲含非也生米不得爲腥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

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䎱音曾茹音汝

方氏慤曰人稟陰陽而生則陽故順陽而居冬陽㬇于下故居營窟夏陽㬇于上故居橧巢

陳氏澔曰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并食之也

徐氏師曾曰鳥曰羽獸曰皮

黃氏啟蒙曰昔上世未有宮室而巢窟是居未有火化而血毛是食未有麻絲而羽皮是衣此非智未及也時使然也

姜氏兆錫曰營治也治土爲窟于高阜也橧聚也聚

薪為巢于深林也茹猶食也蓋未有火化故去血毛不能盡而并食之與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范範通亨烹同酪音洛治平聲

吳氏澄曰營窟土處以避寒橧巢木處以避暑飢則食鳥獸之肉寒則衣羽皮此太樸陋不可從也乃害中古可從之禮修火之利總下三事范金合土一也烹炮燔炙二也治麻絲三也以養生三句結上文

董氏應暘曰宮室代上古之巢窟烹炙代上古之血

毛麻絲代上古之羽皮皆修火之利

黃氏啟蒙曰燧人氏作而後麗木爲火修之以利民用爲型範以鑄金石合泥土以爲陶于是有臺榭之類而代巢窟有燔炙之類而代血毛有布帛之類而代羽皮則養生送死祭祀皆無所憾矣故今世之居處衣服皆從聖人之初制而能易之乎

姜氏兆錫曰首獨言修火之利者從其急而約言之也范字當從竹韻注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皆鑄器之式也范金者造形範以冶冶也合土者合坏墼以作陶也裹燒曰炮加于火上曰

燔炙于鑊曰烹貫而置之火曰炙酪醋也朔亦初也

陳氏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始謂之朔也從猶

遵也蓋承上以起下之詞

李氏光坡曰養生承宮室節送死承及其死也節以

事鬼神上帝承始諸飲食節朔亦初也書火利既修

則生得其情死盡其常郊格而廟享矣然原其始則

此三者古初本有其意後聖從其初意而修之耳夫

一則曰從初再則曰從朔皆言禮本于情理之極何

嘗以爲忠信之薄如老氏乎諸儒過矣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戸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醆側眼反粢依注爲齊才細反醍音體嘏音古或作假古雅反祜音户

吳氏澄曰此祭之初事君臣父子指尸與君也兄弟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夫婦君與夫人各有其禮各有其事各有其位故云正篤睦齊及有所也

黃氏啟蒙曰此二節承上既有宮室亨燔醴酪布帛可事鬼神上帝因備言其祭所陳設以降上神及其先祖且言其祭極倫理之詳足以承天之祜又言其

初祭時若是其嘉魂魄也足以合冥漠既退時又若是其祝嘏也足以稱大祥此其制兼古今之精義極質文之美乃爲禮之大成也夫禮之始諸飲食可致敬于鬼神必至是而後爲備故歷歷言之

姚氏際恆曰醴醆粢醍澄酒鄭氏强執周禮酒正泛齊醴齊盎齊醍齊沈齊之五齊以配合之不知周禮本襲此等字義以爲五齊之名不得復引爲証也且此是四周禮五此無泛齊字義周禮無元酒皆不合而以周禮五之四配合此四之三尤謬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承上而遞言之也太古無酒

用水行禮而已後王重古以色尊爲元酒祭則設于室內而近北也醴卽周禮醴齊醴猶體也粢漸生汁于中而外存體也一云酒漸成而汁與滓若一體也醆周禮謂之盎齊醆與盎皆充溢之意謂汁充于中而外溢也一云盎猶翁也酒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二者後世所爲故設在室之稍南近戶也粢醍卽周禮醍齊成而紅赤色也又冠以粢者過此則滓沈而不可見矣又次之故列于堂澄酒周禮謂之沈齊此則酒既成而粢滓已沈也又在堂之下矣按周禮五齊此獨不言泛齊未詳或曰玄酒卽周禮之泛齊始

爲而浮滓泛泛然猶水色也若水不得名酒且又自
有明水矣澄卽周禮之沈齊酒卽周禮之事酒昔酒
清酒此蓋歷言五齊三酒所陳之位非有闕也祝爲
主告神之詞嘏爲尸致福於主之詞說見曾子問上
神謂天神也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是正君
臣父北面以事之明子事父之道也是篤父子睦兄
弟者獻長兄弟及衆兄弟無不徧之類齊上下者獻
神與登餕各有序之類夫婦有所者君在阼夫人在
房咸以禮之類如此則神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福
祐乎聖人所謂祭則受福者此也

李氏光坡曰節首故字承事鬼神上帝而言蓋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養生送死之道該之矣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黃氏啟蒙曰鬼神之冥漠不可見望其來而歆享全在聚巳之精神以昇合之然而非物不足以表其誠也故如是而作其祝號矣如是而祭元酒薦血毛腥其俎三者皆法上古之禮也又孰殽之是陳越席布冪之必備澣帛之爲衣醴醆之爲薦君與夫人交獻

七者又法中古之禮也凡此皆所以嘉其魂魄也嘉魂魄者蓋死者之魂魄既分唯是祭其盡物君親與夫人交獻之際儼然若事生者然則既分之魂魄其若復屬而與我相嘉會乎是所謂嘉事死者之魂魄也是所謂舁合神明于冥漠之中也

姜氏兆錫曰作祝祝號者周禮大祝掌六祝以事鬼神元一順祝二年祝三吉祝四化祝五瑞祝六筴祝也又辨六號以享右祭祀一神號二鬼號三祇號四牲號五齍號六幣號也此總言之也祭元酒者祭必設元酒不用以獻此未迎尸以前室中陰厭之禮也薦

血毛者始殺牲取血毛并肝膋以告神于室此尸在堂時制祭之禮也腥俎者解牲用俎盛牲體獻尸於堂此朝踐時獻腥之禮所謂豚解而腥之也孰殺者解腥骨體爓諸湯迎尸獻于室此朝踐時爓祭之禮所謂體解而熟之也與猶授也越席蒲席也郊特牲所謂蒲越稾鞂之尚也冪覆也禮器所謂犧尊疏布冪也浣謂練也染也祭統所謂以其純服也獻醴醆者朝踐時當用醆醴饋食時乃用醍醍澄也薦燔炙者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炙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肉從也交獻者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

第四夫人獻至九獻皆交相成也凡此皆以嘉善于冥漠中之魂魄而昇合之是之謂合漠也

齊氏召南曰按司尊彝注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于是以璋瓚酌亞祼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賈疏云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祼後王乃出迎牲按內宰注云王既灌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祼出迎牲后乃後祼其實以此注為主也据此則后從灌二獻也當在王乃出迎牲之下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

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吳氏澄曰此言祭之末事自初至中末祭禮大備故曰大

徐氏師曾曰奉上世之禮物而不及後世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不及上世則無本故文質備而大成此以上言禮之得者以申謹禮之意禮莫重于祭故特言之其所言多宗廟之祭而越席疏布則非廟祭之物以降上神亦不專先祖之靈蓋亦錯舉而互見之要其爲禮之意亦一也

黃氏啟蒙曰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

羹祝以孝告而儆若有以交於神嘏以慈告而恍然有以致其福於以備當世之儀文斯爲祭之極善乎斯其禮之大成也

姚氏際恒曰祭禮不過五禮之一端不得謂禮之大成

姜氏兆錫曰退而合亨者向之肉湯爓而已今乃烹向之俎惟載右體今左體等亦合以烹也體其犬豕牛羊者别各牲體骨之貴賤以供尸賓之屬之俎也實簠簋籩豆鉶羹者簠內圓而外方盛稻粱之器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之器竹曰籩木曰豆盛脯醢之

器鉶如鼎而小和芼羹之器也於是祝告尸以孝敬祖宗之道嘏告主以慈愛子孫之道而幽明上下祥善通貫是之謂大祥而非徒泛然感通已也由合莫至大祥而禮乃成矣舊注腥其俎以上是法上古之禮孰其殽以下是法中古之禮退而合亨以下是行當代之禮者非越席疏布祭天用之以前固兼言以降上神故及之也此上七節爲第三段言儐復閒而孔子歷告以禮之自初而盛之意也

齊氏召南曰按薦孰一節前後序次疊見當云薦孰是正祭正祭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如明水之尊以

報陰也祝更取膟膋脂燔燎蕭合羶薌以報陽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九終

浙江書局重刊

郭學欒校
孫祖燕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運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契息列反

王氏應麟曰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制爲當用則如泮宮閟宮春秋不書矣

郝氏敬曰魯頌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故春秋書郊自僖公始使魯郊由伯禽則僖以前豈無一牛之傷而獨于僖後數數書之耶則魯郊斷非周公之舊夫子所以歎之

姚氏際恆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奚適矣此依左傳孫湫謂魯秉周禮及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爲說然不明言魯秉周禮之故而第以周與魯較恐當時之魯未必遂愈于周其言殊有礙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與上舍魯奚適之旨不蒙且孔子必不謂魯郊禘爲非禮此因論語禘自既灌而往

與或問禘之說兩章附會爲說也謂周公其衰尤謬孔子歎吾衰而不夢見周公豈及嘆周公之衰乎杞宋郊禹契其事亦屬無稽孔子既稱杞宋文獻無徵安得又以郊天配祖之典鑿鑿而言之乎卽以杞言史稱殷時禹後封已絕至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其國甚微則殷周之世必無得郊之禮可知孔氏又謂祭法夏郊鯀殷郊冥今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此說尤武斷不知出何典記然祭法郊鯀郊冥本之國語此云禹契與之異亦足見其非確矣

姜氏兆錫曰家語節首有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十三字而孔子因答之如此此節末又有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同此禮也二十四字文義較完宜從之　成康之後周道日微至幽厲而大壞獨魯周公之國可以一變至道則舍魯何往哉然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之功德將反因之不著矣杞宋之郊禹契乃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也而成王乃以周公有勳勞而賜之與二王後同也此豈所以表周公之道哉　程子曰周公雖聖人臣也凡周公之功皆人臣所當爲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非矣石梁王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可祭社稷杞宋之郊是禮之所許魯有郊是背周公之禮與杞宋不同也

齊氏召南曰注非也當以下文杞宋例之魯以侯國當祭社稷而已非王者之後而郊祀天地非僭歟周公制禮以垂則千古而其子孫自亂之謂之何哉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陳氏澔曰祝于始嘏于終禮之成也中間禮節一遵常古內盡于己而外順于道矣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黃氏震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守今乃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于是是謂大假此章本歎非禮先儒誤也

陸氏奎勳曰鄭注大夫之訓同謬今說据嘉樂詩假與嘉通亦非觀下文是謂幽國是謂僭君皆指失禮者而言則此謂假借大與郎如字讀可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因歷言失禮之弊也尊禮祝於始嘏于終舉始終而言也常古謂古之常禮假冢語作嘉猶上章大祥之意承上言天地社稷之祭君臣

之分凜然曾敢易而僭之哉惟行當然之理則有自然之福矣

方氏苞曰天子諸侯各有當祀所謂常古也常古不易乃得大嘏下所列皆易其常古以生禍亂者故以是起之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陸氏奎勳曰藏于宗祝巫史必有不可示人者金華應氏曰非若隋之矯舉必爲漢之秘祝其說是也

姜氏兆錫曰周禮大宗伯掌治祀享祭之大禮衰世瀆亂古禮惟聽之宗祝巫史而已是幽昏之國無以

昭典禮也　家語節首有今使二字藏上有徒字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君臣爲謔所謂幽厲傷之也

方氏苞曰禮者聖人所以正天下國家而莫重于祭君人者明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身體力行之然後仁義有所推事物反其本今乃視爲具文及時臨事唯視宗祝巫史執其禮薦其辭若臣昬暗至此則萬事皆冥行矣是以謂之幽國也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陸氏奎勳曰醆斝及尸君愚謂大夫而祖諸侯若三家立魯桓之廟是也孔疏夏醆殷斝之說甚謬

姜氏兆錫曰醆夏爵名斝殷爵名惟杞宋二王之後君得以其爵獻尸而尸亦以其爵酢君其餘唯用時王之器而已今用此以及尸君則僭矣

方氏苞曰杞宋尸象前王他國尸象國君故曰尸君

顧氏臨曰冕有五絺冕元冕卿大夫得服之皮弁通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用其飾不同

黃氏乾行曰臣而脅君其罪易見君而見脅寧無不善之積乎記者深罪君之見脅與春秋君出奔書名同義

姚氏舜牧曰脅君臣脅其君也

姜氏兆錫曰冕祭服弁朝服也以朝廟之尊服國家之武衞而大夫之家僭之非脅其君而何哉

方氏苞曰孤絺冕大夫元冕禮也而不得藏于家何也冕弁皆助祭于君之服也周官司服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其文繫孤卿大夫士之後則大夫士之上服皆臨事而官授之其家不得私製所以大爲之防也內司服嬪婦令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爲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弁師職凡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服弁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

令凡諸侯朝覲歸國天子必賜車服則亦不得自爲但可藏于國耳大夫而藏于家是自爲且私用之也必料君之不能詰而後敢擅藏私用非脅君而何周公制禮以冕服優卿大夫而臨事授于有司不得私爲以軍事任卿大夫而兵具藏于卒伍不得私作聖人之法所以萬世而無弊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陳氏澔曰大夫樂有判懸不得如三桓舞八佾

姜氏兆錫曰禮大夫之家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其祭器唯公孤以上得備大夫無田祿者不設

有田祿者設而不備又周禮大夫有判縣而儀禮少牢饋食無樂或君賜乃有之今反是則無等而亂矣方氏苞曰大夫祭器不假記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又問大夫之富曰祭器衣服不假周禮大夫有判縣之樂豈皆王朝大夫之事而在侯國大夫則爲非禮耶春秋傳晏子曰惟卿爲大夫言侯國之卿降于王朝一等得大夫之禮大夫則當用士禮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于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陳氏澔曰昏喪不使所以體人情也而喪尤重于昏今乃不居喪于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己之家矣卿大夫于君爲臣僕及其臣也今卿大夫乃與僕雜居齊列是忘己之身在君之朝矣

吳氏澄曰先言臣僕之不同稱以見臣僕齊齒之非禮先言昏喪之不使以見衰裳入朝之非禮

黃氏乾行曰無吉凶之辨無貴賤之分是皆君無節制使然罪在君也

姜氏兆錫曰臣者對君之稱僕者從主之名非齊列也人臣有重喪或新昏期年君不之使何入朝之有

故今乃不喪于家而以衰裳赴朝又與臣僕雜居齊列是蔑禮而君與臣共此國也

方氏苞曰古者士大夫既卒哭而服公事自不能不入朝故脫齊衰存弁經此禮以權制者也當孔子時齊晉雖有強臣然陳氏包藏禍心而方假仁義以收民望自不敢顯悖禮之外節晉則知悼子在殯杜蕢諫平公鼓鐘諸臣亦必無衰裳入朝之事惟魯君如寄生臣民久而安焉史記稱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則三桓不肯以臨魯君之朝而易已之衰裳明矣總言衰裳期功皆不脫也說者于篇首即曰孔子之

歟蓋歎魯也春秋時大夫之强逼列國亦有之而未若魯之甚晉之荀趙家有藏甲而未若三桓盡奪君之土地人民而公室轉無兵也歌雍詩舞八佾則所藏者豈獨大夫之冕弁哉陪臣執國命則豈獨與公士雜居齊齒哉孔子惟汎舉其未至已甚者而隱痛愈深矣然究其源則由君用郊禘不能以禮示下故末流至于此極耳

任氏啟運曰權檀弓蟜固語是當時且不敢以齊衰入卿大夫之家何况公朝蓋此節是言君之輕其臣正以自輕所所謂諸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
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徐氏師曾曰制度不止此舉其大而其餘可知
姜氏兆錫曰子孫通謂支子孫也天子之子世其天
下其餘子弟有功德者封國爲侯次分以畿內之采
地諸侯之子世國其餘命爲大夫有功德者賜之國
中之采地大夫之子世家其餘亦養以采地之祿言
此以見王制之愼而反是爲無等也
方氏苞曰此畿內大夫有勳勞者賜世邑加周召分
子見于春秋者金縢王與大夫盡弁與此篇所舉皆

該公卿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姜氏兆錫曰舍止也廟尊于朝故天子入舍其祖廟然必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循其禮籍以入而後法紀不忒不然是以其尊慢人之宗廟而自居於敗亂矣

方氏苞曰舍其祖廟而奉禮籍以入則荒樂匪僻之事無因至矣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姚氏際恆曰此數節文義多有可疑祝嘏莫敢易其

常古亦非禮之要何爲大假（鄭氏曰假亦大也）祝嘏辭說自是宗祝巫史職掌之事藏于宗祝巫史何得便謂幽國（孔氏于宗祝巫史下添之家二字）士亦有祭器安得大夫無之世無以假爲禮之事則安得可以不假爲非禮乎不獨與王制大夫祭器不假牴牾己也三年之喪何以期卽可使新有昏者何以期不可使新有昏之說本莊子曰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也愚謂此篇爲老莊之徒所撰復何疑乎與家僕雜居齊齒亦有不可盡挏者公叔文子與家臣僎同升諸公孔子賢之矣謂天子諸侯大夫有田國采以處子孫爲制度尤未

允夫不以嘉謀善政遺子孫爲制度而但以有田祿家國卽爲制度其可訓乎子孫賢能守之不賢其何以守也天子言田亦不可解

姜氏兆錫曰問疾弔喪接以禮也非此則褻禮之禍恆必由之如陳靈公之類是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顧氏臨曰別嫌明微則不爲僭君脅君儐鬼神則祝嘏不敢易其常古考制度若有田有國有采別仁義若適諸侯諸臣不爲亂謔之類

姜氏兆錫曰別嫌明微猶曲禮決嫌疑之意也接賓以禮曰儐接鬼神亦然制度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不陷于失也仁主于愛義主於斷別而用之必得其中也此此總承上各條而結言禮之綱紀如此以見其爲政所以治君所以安之本也

李氏光坡曰自幽國至爲詭有涉于嫌疑者以禮別之有微而難辨者以禮章之于以儐禮鬼神則無郊神非禮祝嘏易常之患以考正制度則無幽國僭君之等以別仁義則愛所當愛斷所當斷而有各當其禮之用五者皆政之所在而君所係以安危者禮以

別明僭考則政治而君安矣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徐氏師曾曰自天子有田至此四節言禮之得失係國之存亾而歸重于君也

姜氏兆錫曰又承治政安君而反復言之也政不正謂無禮也倍明背竊暗竊也肅峻急也敝敗壞也由禮失故法亂而由法亂禮益蕩也士者民之首也不事以業言弗歸以心言蓋一不正而君臣士民之患

如此非疵病之國而何

方氏苞曰刑以正俗而肅刑之世俗未有不敝者以德教無閑民不能服而藏惡於其心也俗敝則民抏敝以巧法而上不得不多方以禦之故法無常民避法不暇何暇從事于禮禮雖列猶無列也故曰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殽戶教反

吳氏澄曰當作本于天殽于地以降命命降于郊之謂本天降于社之謂殽地爲政降下教命必原本于天效法于地取法于中鬼神因郊祭而降教命是法天也因社祭而降教命是法地也降于祭祖廟之時是取法親親尊尊之仁義降于祭山川之時是取法山川之材可以興功作事降于祭五祀之時是取法戶竈中霤門行之各有制度也教命各降于祭禮而有所取法是故皆出于禮聖人使君行此政是所以藏蔽其身之固也

姚氏際恆曰謂政爲藏身是老子其政悶悶其民醇

醇光而不耀諸說之旨鄭氏曰藏謂光輝于外而形體不見蓋得之此是老子柔退家法

姜氏兆錫曰藏猶安也決言君之安身以政正以見治政安身之必以禮此正言禮以治政安君之寔也本猶根也殽猶法也降下也本于天以命于下所謂天之經也社即地也指其神曰社指其形曰地法於地以命于下所謂地之義也或言本天或言殽地者變文與仁義所謂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也興作非材用不成故降于山川制度自宮室而始故降于五祀第二章本天殽地言禮而此言政者法無常而禮無

列政得其中而禮在是矣政與禮豈二物哉故下因

言禮序民治之意以申之　註曰藏謂煇光于外而

形體不見也正義曰但見其政不見其身政本盛而

君身靜也

李氏光坡曰郊特牲所云春禘秋嘗春享孤子秋食

耆老祭統所云于禘發爵賜服于嘗發秋政如此之

類凡自祖廟出者皆仁義之政也五祀如月令春時

祀戸則有春時應行制度故五祀言制度自殺以降

命而下所謂法有常而禮有列者

方氏苞曰此周末諸儒目擊亂政之君而假聖言以

警之也蓋亂國之君以政乃身之所主命唯心之所欲而縱恣以自適不知國亂位危雖欲藏其身而無所也聖人之政皆所以達天心故殺以降命必臨之以天地鬼神示非身之私也舍此則命爲亂命而政必以之敗矣所謂命降于是者非獨因祭而出命也如山川之禁令豈必因祭而發哉凡命之涉于社事者皆法地以盡地利也凡命之發於祖廟者如爵命征討之類皆所以昭仁而率義也凡命之施于山川者皆所以與民財作民事也至一切制度皆順四時以分布而首時必祀其方之帝並中央之帝爲五祀

所謂降于五祀之謂制度也五祀見於經傳者不一而知此為五行之帝者祀門行戸竈無命之可降也故聖人參于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朱氏申曰參于天地以本天降命而殺于地也並于鬼神以降于祖廟山川五祀也

陳氏澔曰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比擬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故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此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聖人法之此民之所以治也
朱氏軾曰存者天地鬼神之體裕于不已是也樂者天地鬼神之用流而不息是也禮以天地鬼神之體爲體故敬而有序以天地鬼神之用爲用故和而易從處與玩卽參並意
陸氏奎勳曰存者在也卽止於其所意然此種句法與上文藏身之固皆近子書
李氏光坡曰上節言政之出于天地鬼神其法有常此則正言聖人治政之道也參之並之無他亦曰知其情而已詳見下文天序天秩其所存也惇之庸之

處其所存也此禮之所以序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民之所以治也自此以至終篇皆此意也

方氏苞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所治之政可參于天地以贊化育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所治之政可並于鬼神以效禨祥下文處其所存玩其所樂即治政之根源參于天地並于鬼神之實事也物必有則其所存者節之文之各就其本然之則處其所存也是乃禮之所以序也玩與易大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義畧同謂思索而體驗之也觀周官于民治凡利于民者皆曲盡而無遺乃

知聖人玩其所樂之是

任氏啟運曰按文義與易繫傳所居而安四句相似或分禮樂耶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也

熊氏安生曰天生四時地生百物父生師教四者各不能相兼唯君正身修德則兼用之而禮序民治矣此見君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以爲治政之本也

吳氏澄曰耕種收穫之時天所生也穀粟桑麻之財

地所生也人類繁衍父之所生修其孝弟忠信師之所教人君因天所生之時以授人因地所生之財以聚人因父所生師所教以爲己之民其用時用財用民一出于正

陳氏澔曰以正用之謂人君正身修德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裁成其道輔相其宜以左右民使之養生送死無憾然後設爲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則有以富之教之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于無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徐氏師曾曰天不能兼乎地父不能兼乎師唯聖人之身克正故能用天之道因地之利養之爲父教之爲師用時四者以自立于無過之地也苟不正身則四者皆廢惡能若是之無過哉

姚氏際恒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是老子小國寡民甘食美服安居樂俗之旨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是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之旨又易繫辭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此似襲其文法上二句語義費解下二句玩字亦不協

姜氏兆錫曰並猶合也承上言聖人所以建天地質鬼神者凡以治政而已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以制禮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以制樂民之所以治也故四時本于天百貨產于地人育體于父而成德于師此四者惟在人君正身修德議禮制度則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而天地親師一以貫之矣所謂乾稱父坤稱母而大君者父母之宗子也人君所以立于無過之地者端必由此彼不能禮以治政而身不安矣如正人何哉此上十四節爲第四

旣極言失禮之敝而因明禮爲治政安身之善物也

方氏苞曰敬授人時聖人以正用天時也咸則三壤聖人以正用地財也蕃其生安其性以正成父之恩也勅五典崇四術以正建師之極也

齊氏召南曰按疏非是經意言君當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故能裁成輔相富而教之鄭注自明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

生

吳氏澄曰所明謂人所視效明人謂視效人所養謂食于人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于人君者立身無過則德可爲師而人視效之若猶視效于人則身猶有過不足以爲人師矣以一人而享萬方之奉者君也若君養人則以寡養衆而贍給不足矣以萬人而受一人之役者君也若君事人則以上事下而失君位之尊矣百姓取則于君之德以自治者也出貢賦以供養君君撫臨之而得自安竭膂力以服事君君任使之而得自顯者也此禮旣達于下爲

下皆知盡其分故危難之世皆思盡節以委命安平之世亦思盡忠而以竊食爲恥也

徐氏師曾曰君爲所則固矣然有善當從有諫當聽亦未嘗不則人也君爲所養固已然已欲當節民勞當恤亦未嘗不養人也君爲人事固已然大賢當友亦未嘗不事人也

陳氏澔曰三明字皆讀爲則君爲臣民所則效非則效人者也

姚氏際恒曰非明人者也是老子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及莊子朝三暮四之旨孔子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使民由爲主與此義

殊別則君則字鄭氏謂明字是觀下養君事君一例應

上可見後儒因其說之未允黃氏以鄭謂則爲明爲

非陳可大据則字反以上三明字爲俱誤皆失之明

字鄭氏釋爲尊或釋爲視或釋爲明辨觀法或釋爲

指人之失此又皆因其說之未允而曲爲辭也謂君

非養人民當養君是啟人主汰侈之心也孟子曰勞心者治人

治人者食于人不言勞心義別此謂君非事人民當事君是啟人主

驕蹇之心也孟子引子思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謂禮達分

定人當愛死患生是啟人主殘虐之心也愛生惡死人心所同

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此言生人羞惡之良君子省察之功非是言君上于民禮達

分定之謂也悉不可爲訓此是老子忍刻家法

朱氏軾曰財成輔相者聖人之以禮用天地厚生正德者聖人之以禮用人民由是參贊位育民物雍熙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各尊君親上而三才皆爲我用矣

姜氏兆錫曰明陳註讀爲則蓋字之譌也今推下文則君二字當從之有過謂不能立于無過之地承上言人君正身修德則爲臣民所則效而奉養服事亦因之豈有則人養人事人而謂之爲君者乎唯百姓則君以自治其身養君以自安其分事君以自顯其

禮故禮教通達名分不踰而人皆循禮以守死也此以見禮爲安君之本也

李氏光坡曰君所則數句猶孟子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之意正所謂鞭迫人君當立于無過之地則足以治政而安身明開明也言所以開明人非所以開明於人也下則君以自治蓋既開明自然取法于君理自相通以一字而易三字無爲也

方氏苞曰君能自昭明德則人皆觀而諭焉故曰所明也若己昏而欲人之明則有諸己而非諸人無諸

己而求諸人已實有過故曰明人則有過也百姓則君以自治正以君乃所賴以明者耳陳氏澔謂宜改明爲則于文義可通而按以事理則悖蓋君當爲人所則尤當則人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前世誼主皆以虛中受諫而寡過未聞以則人致過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陳氏澔曰言用人之長當去其所短

姚氏際恆曰用人之智去其詐此是老子權術家法所謂翕張者也仁何以近貪說不去朱仲晦竭力爲

之斡旋未見其可也

姜氏兆錫曰又承上言君極既正衆材胥用故智謀者去其欺詐剛勇者去其猛暴慈愛者去其貪戀各不以一眚掩而棄之此蓋用人惟器御下以禮之意而安君在其中矣朱子曰仁止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也故用其仁當棄其貪也

李氏光坡曰此推言人君立于無過以至用人則棄短取長故人得以自治自安自顯也

方氏苞曰知仁勇之成德自無詐怒貪之病而中人

之性不能無累于氣質惟禮可釋回增美質故知者知有禮則知詐之累于知而明可進于誠勇者知有禮則知怒之累乎勇而氣可配乎道仁者知有禮則知貪之累于仁而仁且兼乎義鄭注無悖于禮而于三其字不可通陳氏澔詁去爲棄謂但用其長不責其短則受詐怒貪之禍深而知仁勇之效淺久且盡失其故行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姜氏兆錫曰死社稷宗廟者君有社稷大夫有宗廟也變讀爲辨猶正也一說其死有分辨也此亦承上

禮運分定愛死患生之意也

李氏光坡曰大旨推言居上之死義以見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也自君者所明至此皆安君之事

方氏苞曰大夫死國事常也若死己之宗廟則必族有亂人為君所討如晉郤氏或同列相戕如胥臧祁氏羊舌氏皆事之變也

齊氏召南曰此疏歧詳玩文義則注作用人說是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為之

耐能同辟

婢亦反

徐氏師曾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爲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爲一人若腹心手足然此豈私意臆度所能爲哉盡天下中國之離合繫乎人情故必先知其情

姚氏際恆曰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此吾儒之旨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此老子之旨而流爲墨子之兼愛也宋儒裝大冒頭作西銘全本此

李氏光坡曰自此以至終篇推本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所以可志而逮之理也又曰此情自天地鬼神得者辟于其義是處其所存也明于其義利達于其

患是玩其所樂也下文推詳言之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惡烏路反下同長去舍並上聲

孔氏穎達曰此申釋上文十義從親者爲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七情不定故云治十義是事故云修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修

熊氏安生曰禮節三千三百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

朱氏申曰情惡其亂故言治義恐其壞故言修

姚氏際恆曰中庸喜怒哀樂四者人情之大端亦該之矣今曰七情遺中庸之樂而增懼愛惡欲似不成文理若必如此說則古人一字本有一義凡悅好忻憂悲傷等字亦何莫非情乎故知七情之說非確佛氏愛欲爲五欲根塵等說同此且情之出于正者爲善流于邪者爲惡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今槩謂七情非善須聖人治以禮謬也

姜氏兆錫曰承上言愛惡生死之機以禮而決故聖人在宥天下非以私意而爲之也必知其情而開辟

其義以使由之又明達其利與患而使知所趨辟焉然後能使之爲一家爲一人也蓋七情弗學而能而十義以禮而立有禮則以義約情而人利由此生非禮則以情滅義而人患由此起而謂天下有舍禮而可治者哉　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心愛那物欲則有意于必得便要拿將來

方氏苞曰春秋左傳齊晏嬰對景公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義更周密晏子所陳增姑慈而和婦順而婉以景公溺于私愛不能正家譏兄弟

相狀之禍則婦姑鬪必盡失其道矣此記長惠幼順以君人者修十義以明民則兄弟而外族姻鄉黨中長幼之教不可闕也晏子欲其君正家以正國故自君臣父子始此記言人君以禮正天下國家欲民之孝義必自君臣之行義始故以父子兄弟始而以君仁臣忠終皆古人立言之法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朱氏申曰心有所欲然後有喜愛心有所惡然後有

怒哀懼欲惡得其正則美失其正則惡

湯氏三才曰身有禮乃能以禮覲人

董氏應暘曰窮之者不惟知其欲惡必知其欲惡之善惡窮其情乃能知其情知其情乃能治其情

姚氏際恆曰又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佛氏愛憎二境同此此欲惡二端蓋凡有生之所不能無固非不善但當勿爲其非禮者可也今謂美惡在中不見于色藏而不可測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謂以禮窮人心亦難通大抵欲合禮運篇名故强增禮字非其本旨也其言鈞深察隱以逆爲治非聖王順人情感人心之教勢必

流于捐飲食絕男女以斷除其欲學無生度苦厄以解脫其惡而後已吁此釋氏虛無寂滅之學預見于此者也其中言十義又以儒言夾雜之而掩其跡其講張如此　又曰謂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于理亦未協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此美惡皆可見也又曰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義之可見者也

姜氏兆錫曰人心雖有七情而欲惡其總也欲所可欲惡所可惡則為美欲所不可欲惡所不可惡則為

惡中心藏之人莫能測而亦豈遂見于色而可測乎
哉一一窮而察之則禮而已矣七情中正十義純備
者合于禮者也否則七情乖僻十義傷缺者戾于禮
者也不知禮則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而無以
察其美惡于動作威儀之間矣方氏曰禮器欲察物
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此上五節爲第五段
承前段以明治政安君之驗而極言一於禮而無患
也

李氏光坡曰自始諸飲食以至於修火之利自夫婦
有所以至於上神元祖其關于夏時坤乾二書者括

之以飲食男女所謂天道在此人情在此而得失死
生之理大矣若此至被色而生皆詳知情之事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終